

前几天,我和妻子陪女儿去商场买鞋,琳琅满目的各式鞋子,简直让女儿挑花了眼,试试这双,在镜子前左照右照,随后又试试那双……转了近两个小时,直到我已筋疲力尽时,她才终于买到了自己喜欢的鞋子。

逛着商场,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穿的鞋子。我生在改革开放前,那个勉强温饱的年代,人人穿的都是千层底布鞋。而我,曾穿过一双塑料底儿的方口条绒布鞋,那是父亲去北京出差时给我买的。对于这双鞋,我印象不算深刻,不过姐姐倒是记忆犹新,她说,当时我常故意在众人面前跺脚,来显摆自己的方口鞋。而每每此时,哥哥姐姐都会万分嫉妒,气愤半天,自然也更加记恨父亲的偏心了……

后来读小学后,体育课上,不少同学都穿了“钉子鞋”,就是鞋底有橡胶疙瘩的球鞋。而我穿的还是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。看同学们穿了“钉子鞋”在操场上蹦蹦跳跳,我心里冒出了一阵难以名状的滋味,羡慕、渴望而又无奈!那时父亲已离世,原本殷实的家境一落千丈。我曾尝试了几次,想央求母亲给我买一双,但话到嘴边又咽下了,女儿。

读小学高年级的姐姐看透了我的心事,后来她主动以自己过年不买新

万家灯火

女儿的苦恼

王欣



衣服为交换条件,恳求母亲为我买双“钉子鞋”。母亲思忖良久,终于托人从县城为我买回了一双白色的“钉子鞋”。这双鞋,给了我莫大的安慰,我也可以在同学面前扬眉吐气了。不过那鞋穿了一年,一身新衣的伙伴们来找姐姐玩时,姐姐却躲在厨房始终不肯出来……

球鞋来之不易,我爱护有加,只有上体育课时才肯穿。穿脏了,姐姐会帮着刷洗,前几次,洗过晒干,鞋面会泛黄,不再洁白崭新。于是,姐姐想出了办法,每次洗过,用粉笔在鞋面擦上一层粉笔灰,晾干后,再用刷子把粉笔灰刷掉,这样,球鞋就白净如初了。

这双“钉子鞋”我穿了两三年,最后是小脚趾的鞋帮破了个洞,请补鞋匠用硬币大的皮革补上了,后来,大脚趾的鞋面也破了,再补,到最后,鞋面上已是补丁层叠了,而且人长高了,鞋子实在穿不下去了,才恋恋不舍地丢弃了……

陪女儿买鞋,无不让我在今昔对比中感慨万千:我小时候,只要能穿到一双买来的鞋,就是无比快乐的。而如今,社会发展了,生活改善了,脚也随着时尚起来了,女儿面对商店里款式新颖的鞋子,却苦恼于该挑选哪一双了……

城市空间

“中国迷”弗朗克

布衣

他叫弗朗克,来自美国,在在大学里教中国学生英语。因为同是年轻人,他与中国学生们相处得非常融洽,学生们不仅把他当成老师,更视他为朋友。弗朗克的美式英语教学语音纯正,书写端庄流畅,授课时肢体语言也颇为丰富,时而拍掌握拳,时而做急速行走状,有一次弗朗克甚至站到了讲桌上侃侃而谈,引来学生们掌声阵阵。

像学生们喜欢他一样,弗朗克也深深地喜欢中国。他迷恋中国的东方神韵,登长城、游故宫、买丝绸、收集古钱币……他如痴如醉地研究着关于中国的种种。

在骑自行车到郊外春游野餐时,弗朗克欣喜地向学生们道出了他的新发现:“在中国的地名中,叫‘州’的真多呀!”他屈指如数家珍——广州、扬州、惠州、钦州、泰州、湖州、泸州、锦州、金州、万州、随州、池州、柳州、沧州、德州、常州、苏州、杭州、温州、徐州、达州、郴州。学生们又帮他补充列出了若干个,他兴趣盎然地一一记在了笔记本上。

随后,弗朗克又道出了他的第二个新发现:“中国的地名有些是成双成对出现的,像双胞胎兄弟一样。”哦?是吗?学生们满怀好奇地期待详解。“有南京,也有北京,南京、北京就是一对双胞胎嘛!”弗朗克说着展开一张北京地图,“这里的双胞胎特别多!”

是呀,在北京,有天安门,也有地安门,有东单,也有西单,有天坛,也有地坛,有东直门,也有西直门,有北苑,也有南苑,有西四,也有东四……班长风趣地说,有西方的你,也有东方的我,我们也是一对双胞胎呢!弗朗克笑着扬扬,道出了他的第三个新发现,那是关于猴年之猴的。弗朗克说,2004年是中国的猴年,

我想了很久,也没有搞清楚这个猴年的猴到底是哪只猴?这只猴是大猴还是小猴?是公猴还是母猴?是峨眉山的猴还是花果山水帘洞的猴?

弗朗克叫问猴年之猴,在学生们看来,不亚于天问!这一问真的难倒了学生们!坦白地说,班里的学生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如此细致地解剖猴年、马年等十二属相,即便是“十个为什么”里面恐怕也找不到这类天问的答案吧!学生们惊愕而然。

细细想来,东方思维惯于全面综合、抽象模糊,西方思维则注重局部细分、清晰具体。中国人常见的口头语之一是“这事过几天再说吧”,而西方“老外”就一定跟踪追问“过几天具体是指几天呢?3天还是5天?”所以,面对弗朗克的猴年探问,学生们在深感惊异的同时也表示深深地理解。

弗朗克揣摩地说,我连续想了三天三夜,觉得猴年之猴应该是花果山水帘洞的孙悟空。金猴奋起千钧棒,孙猴子不仅中国功夫一流,而且还会72变——没房子,金猴能变出来;没车子,金猴也能变出来;没女朋友,金猴更能变出来——只要金猴一变,就什么都有了,多神奇呀!学生们不约而同地举手一致赞成弗朗克的精妙分析。

感谢“老外”弗朗克给我们这些“老内”提供了另外一个观赏中国的新角度,我们爱中国!

(本版插图 涛涛)

人在途中

谢谢好心人

徐枫霞



那一天,我带着儿子去参加表弟的婚礼,喜酒还没有喝完,单位来电话,催促回去,我只得匆匆赶回。

表弟过意不去,执意要送,我同意,条件是送到公路上就行了,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耽误了大家的兴。

我和儿子在距表弟家五里地的地方下了摩托车,因为这儿是一个十字路口,过往的车辆较多,挡车容易一些。

嗨,运气真不错,没多久,就来了一辆客车,我赶紧跑上前去,朝车来的方向使劲地招手,可是司机却视而不见,车“哄”地一下从我的身边驶过,在我眼前留下了缕缕烟尘。

我只好又耐着性子等待下一辆车,过了约莫半个小时,车来了,我满怀着兴奋和喜悦奔上前去,可司机依然无视我的存在,竟自开车走了。

一位过路的大嫂告诉我,现在这地不好好坐车了,交警查得严,车上乘客都得在站台上买票,中途不能上车,逮着会被罚款,司机一般都不在路上停车。

我掏出手机一看,已经快一点了,心里好生着急,再不赶快回单位,会挨批的。恰在这时,一辆银灰色的小汽车疾驶而来,我心一横,伸出了手,车子在驶过十几米后停了下来,最后停在路边。我大喜,敢情是遇上好人,忙跑过去,司机摇下车窗玻璃,一脸的狐疑,我说:“请捎我一程,好吗?”司机淡然地问:“去哪?”我说:“县城!”司机打开车门:“那上来吧!”

待坐进车里,才发现,原来这车上只有我一个。我也没有说话,只是静静地打量着他的背影,一个清瘦俊朗的年轻人,从他的神态上来看,应该还

算是个正派人,这让我觉得安心。

我和儿子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些不咸不淡的话,不知不觉中车子已经来到了县城边上,我想坐了人家一路的车,总得表示点感谢吧,遂说:“您人真好,要不是您,我们指不定还没坐上车呢!”他说:“没什么,顺便的,本来就是空车嘛!”我忙不迭地说:“谢谢!像您这么时尚的年轻人,还有一颗为别人着想的心,真是难得,请问您贵姓?”他说:“我姓李!”我没好意思问他的名字,只从他口中得知他在凤凰镇开办实业,一个自己投资的企业老板。

我们和他素昧平生,他却能在我们遇到困难,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,从心里来说,我非常感激,出于好奇,又问道:“一般情况下,有人挡车,您都会捎吗?”他说:“没什么,只要车上有空座,他都会捎的,因为他知道,这条路上挡车不容易,好多人有事不上车,常常被耽搁在路旁,所以能捎就捎便捎一下,给人行个方便。”

我不禁想,如今的人们,都抱着一个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,宁可少一事,也不愿多一事,而他却愿意为人们行方便。这,让我从心里对他产生了一丝敬意。

临下车的时候,我对他说:“希望您生意越做越好!”他微微翘起嘴角,很含蓄地笑了笑说:“谢谢!”他将车停下,拉开车门,我们走了下来,分别的时候,我特意嘱咐儿子,让他给那位叔叔说声:“谢谢!”儿子倒也听话,甜甜地叫了一声:“叔叔,谢谢您!”他摸了摸儿子的头,浅浅地笑了:“没什么的,小朋友!”

纵然世事如纸,人间也自有真情。

花季雨季

小城羽亲笔记

夏龙河



那一年的冬天,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。相亲那天,我借了朋友的一辆重庆80摩托车,朋友特意教我练了一下午摩托车。结果去的时候,半路上还是摔了一跤。

女方已经在等了。我放好摩托车,进去的时候,听到她们小声嘀咕:他还有摩托车?我心里一喜:这车没有白借。

媒人介绍了一下:这是王小眉。护校刚毕业。都年轻人,自己聊聊吧。就都走了。我看了王小眉一眼,人家低着头,在看地,两只手却在一起绞来绞去。我看了相关的书籍,知道这是心情紧张的表现。看起来这也是一个新手。我心里放松了些。那个同学告诉我,相亲最怕新手碰上老手,能被人家玩死。

我想聊什么呢?那时我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文学青年,我就说:喜欢读什么书呢?她脱口而出:什么书也不喜欢。又看不来钱。

我心里一凉,接口说:现在文化不吃香。她说:说的太对了。文化值几个钱啊?我也算个有文化的人吧,有什么用呢?能挣到钱才是本事。听她说你挺有能耐的?哪年买的摩托车啊?

我犹豫了一下,想把实情告诉她吧,害怕人家失望;说假的吧,也不好。想了想,我说:去年。我心想反正你也没有问是谁买的。

她问我:来的时候磕了一跤吧?身上还有泥呢?骑车技术那么差?

我一急就把实话说了:昨天下午刚学的,还不熟练。

她笑了:你真沉得住气,把车放家里放着?要给我或早学会了。你真有意思。她笑起来真好看了,我觉得比那个刘晓庆都好看,我一边看着她迷人的小细眼,一边也笑着说:主要这车不是我的,借同学的,昨天……

话到此,我意识到说错了话,后悔死了。她一愣:你不是说你去年买的么?我估计脸红的不成样子了,还是说:你也没有问是谁买的啊,车确实是去年买的,不过是同学买的,我还帮他去买的呢。

王小眉同志脸色就有些不好看:我还以为是你的呢,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啊?我说:现在还没有工作,不过,我的理想是当个作家。我写了三年小说了。她一听来了兴致,问我:挣了多少钱了?我说:还一篇没有发表,一块钱也没有挣到。

王小眉的脸色一秒钟内就冷了,和一开始的样子一样。不过那手不绞来绞去了。我知道人家不紧张了。她站了起来,说:我还有点事,有时间再聊。就走了。

人家连个回话都没有给。我自我感觉良好的文学青年的形象,人家根本不放在眼里,感觉很受伤。

蒲松龄笔下的,那么知书达理的狐仙我怎么就没有碰到呢?

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。自章张恋情揭穿后,章仍然我行我素,视我为陌路人,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断不断,来往频繁。当时在外语学院,章张之恋已公认为公开的秘密。当时岳母梁夫人也从章的行为中看出了蛛丝马迹,觉得情况不妙。老人家曾在私下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君彦,要是可能的话,你要多回家。”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,实在是身不由己。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。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了她的婚外情争吵,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。在洪晃《我的非正常生活》中有记载:“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,老觉得要出事,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。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在床上假装睡着,听我爹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。等我一推门进去,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,有一个在哭。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。”

章含之的背叛婚姻,背叛家庭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,使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成眠,整夜眼睛睁着望着天花板。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。因为我自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、对不起人民的事,我自问为人处世一向光明磊落。如今与我相恋八年、结婚十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,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。这等羞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,一颗心如撕裂般痛,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十倍。

往事不堪回首 那段时间,每到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,我和章含之相识、相恋、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一幕幕在脑海闪现。我不敢相信,也无法想象章含之会在感情上背叛我。我们相识在1949年,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。而章只有14岁,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。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、迷恋大学生开始,发展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。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,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。当时我俩走在一起,人人都说那才女貌非匹配,是令人羡慕的一对。我俩前年牵手到结婚,到生女儿,经历这么长时间的交往,怎么能说变就变?难道过去的卿卿我我、山盟海誓都是儿戏?我实在想不通。

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:“毛主席说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,不要办文科了,文科没有出路。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,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会计,算算账什么的。李妻手到君彦,叫他开点。”听她用这种口气说,我

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。所以我只把她当小妹妹。那时章一家人在东西四八条朱文墨家借住,因章与文墨的祖父朱自钜是世交。每逢周末,我们一群合得来的同学有时到朱家玩,有时到北海划船。章也喜欢和我们一起玩。

章主动写信追求 她那时正值花样年华,又活泼健谈,我们也乐意让她参加我们的活动。但只把她当小妹妹看待。因此她给我写信我也不在意,没有复信。后来有同学告诉我:章含之对我有意思,曾因为我未复信而伤心落泪。他还对我说,我们一群同学中也不乏爱慕她的人,但她对我一人情有独钟。这位同学催促我表态,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。当时燕大也有女同学对我有好感。所以也有同学持相反意见,说:“一个大大学生,一个初中生,要等到什么时候啊?还不如找一个年龄相当的。”但最终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所打动,开始与她交往。我单独约她到北海划船,或约她出来喝咖啡。

连载

冯局长一个人在办公室:“小妹,家有喜事吧?” “嘿嘿,大哥说得在理。”夏琳吐了一下舌头,有些神秘地低声说:“我听说恒佳有个小组,一直在搞光网。” “哦?那我上次去,怎么没听范总说起?”

“公司的研发计划很多,这种小产品,范总哪会放在心上,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产品,大哥,你会不会用?” “当然,只要你的性价比超过爱西,冯局长潇洒地耸了耸肩,“尽管拿过来!大哥总是要照顾小妹的,不是吗?”

“哎呀,你非得要超过,才肯用呀?你是大哥耶,我觉得同等条件下,你得‘优先’照顾小妹才行嘛!”夏琳故意在这一点上用撒娇的方式斤斤计较,冯局长的印象更深刻了。

“哦,那倒也是,把东西赶紧拿来让我看看。”

Lily为爱西策划了一个签约仪式。光环首次进入中国,就能签下四千万的大单,这实在是爱西中国今年的一大亮点。

为了这个签约仪式, Lily动用爱西的人脉,说动省局分管工程的饶副局长作为贵宾出席,这将提高签约仪式的档次。另一方面,她也想借助这一点推动冯局长早日签约。

“冯局,饶副局长问我他什么时候出席签约仪式,您看,咱们什么时候签约呢?” Lily满脸含笑,柔中有刚地问冯局长。

“Lily经理,光环肯定是要订的,但我总得照顾一下那几家的情绪,给他们点面子吧?”

“这倒是呀,”冯局长话说到这里, Lily也不好逼得太紧,“只是我怎么给饶局回话呢?”

“嗯,再等几天吧,我到时间问那几家供应商,没什么意外的话,咱们就把这事办了。”

这天上午,夏琳接到冯局长打来的电话,问光网的情况到底如何,否则马上就要和爱西签约了,她火速赶到局里,“大哥,哎呀,昨天好不容易找到了项目负责人,您看,这是我们光网的产品白皮书。”

“哦?你们真的有这么好的产品?”冯局长大喜过望,声音抬高了八度。“那当然,小妹啥时还敢骗大哥不成?”夏琳撒娇地撇了撇嘴。

“怎么会叫这个名字?” “大哥,我们的东西比爱西要好,他们是点对点的环路,所以叫光环,我们的设备能组成四通八达的网络,

所以就叫光网啊。”

“那你这个光网,准备卖给大哥多少钱呢?”

“俺们自家地里产的东西,当然要比爱西便宜得多了去了!”

冯局长没有跟着夏琳的思路兜圈子,“这个资料信总看过吗?技术上他们认可才行。”

“大哥,这可是件大事,我想让技术人员和局里做一个充分的交流,俺不能拆大哥的台呀。”

这是夏琳策划的第二个拖延步骤,她打算在这条防线上再争取宝贵的一周时间。

“好,这主意好!我马上来安排。”冯局长说着就要抓起电话。他现在相信这是真的了,不然,这小妹的玩笑也开得太大了。

在和冯局长共进午餐时,夏琳接到查理欧的电话,说爱西同意的待遇要求,她避开冯局长,只是简单地说了声:“查理,谢谢了。我现在在开会,回头再说”,就挂了电话。

第二天一早,当 Lily准备找冯局长签约时,刚一听到冯局长笑盈盈地告诉她,恒佳有光网产品,她一下没反应过来,随即就想到:“这不可能,怎么偏偏在就要签约时,会冒出来这么个玩意?”她坚信查理欧一直强调的说法,光环是爱西的独有产品。

对了,这一定是冯局长在开玩笑! Lily优雅地反将了一军:

“哦?乌州有了更多的选择?那正好,让我们竞争一下嘛!”

冯局长对 Lily 的反应感到有些意外。

“Lily 经理,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。看来,今天就不能签约了,希望你能谅解。”

Lily 这下才真正醒悟到,这件事是真的!她脸上的表情一下僵在那里,喃喃地问道:“那,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?”

“过几天,恒佳会和我们开个技术交流会,等开完了再定吧。”

冯局,国内那些厂家我清楚,常常会根据市场需要,临时拼凑些东西出来,这种东西您敢用吗?出了问题谁负责?”

这天下午,北京的天空难得地湛蓝一片,查理欧开着一辆深色的路虎,准备去出席美国在清华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个联谊会,这时, Lily 的电话打了进来,“查理吗?乌州的单子出了点状况。恒佳推出了一种叫光网的产品,冯局长看来很热衷。”